

陈三立信札九通释读

刘 经 富

陈三立(字伯严,号散原)一生交游广泛,诗作唱和、题辞、评点、信札等应酬性文字极多。笔者近年搜集到陈三立十馀通未刊信札,今选择其中更有意义的九通予以整理发表。其中《与罗顺循书》、《与曾重伯书》录自湖南图书馆所藏《清末名贤手札》(民国十四年钞本);《与范肯堂书》录自江苏南通博物苑所藏陈三立手迹原件;《与龙榆生书》录自龙榆生后裔保存的陈三立手迹原件。

与罗顺循书(二通)

罗顺循即罗正钧(1855—1919),字顺循,号劬庵、石潭山农。湖南湘潭人。光绪十一年(1885)举人。历任直隶抚宁、定兴、清苑知县,天津府、保定府知府,山东提学使。著有《船山师友录》、《左文襄年谱》、《王壮武年谱》、《辛亥殉节录》、《劬庵文稿》等。

—

大作机轴,悉出康乐,理语不腐,是其所长。惟“后、度”二韵,究干例禁,酌改为佳耳。新诗四篇呈上,璞元作副之,此外尚有佳诗四首,不轻以示人,先生倘有意乎?某君文信如尊论,但墓铭自方、姚诸家即多奄奄神散。某君谨守尺寸而根柢不及,故所就如此。然就其家数而论,自不恶。此种文当别换眼目视之,原不能过绳也。鄙见如此,并质高明。砚云昨有书至,历叙祖德耳,报神如伯纯者,必详道之。纨扇中用先生字,系信笔偶书,无关义法,然较自我师何如?君亦可谓不恕也。曾文正语南屏翁云须以万金来捐免此文,仆于先生亦云。拉杂复此,即颂顺循仁弟先生大人吟安。

三立拜 闰月三日

按,此函落款时间为“闰月三日”,经查考可知清同治九年、十二年、光绪二年均有闰月。同治九年陈三立才十八岁,仍在老家修水,同治十二年虽已随父亲陈宝箴定居长沙,但尚未结识罗顺循,故推断此函写于光绪二年(1876)闰五月三日,时陈三立二十四岁。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陈三立最早信札,记录了陈三立早年的人事关系。此函提及的“璞元”、“伯纯”即陈三立青年时期的

好朋友。根据陈三立友朋唱和诗作和笔记、日记和掌故材料，知陈三立光绪初年与湖南的一班同辈才俊罗顺循、翟孚侯、杜云秋、朱恢元、张伯纯、何璞元、陈伯弢、易顺鼎、黄修原、赵芷荪、陈瀚、成克襄等来往非常密切，成为他一生丰富复杂人事关系的一个圈子。函中还出现一个朋友“砚云”，行年事略暂时不详。

此函还透露了陈三立青年时期诗文创作信息。目前发现的陈三立最早诗作是光绪三年，此函中说“新诗四篇呈上……此外尚有佳诗四五首，不轻以示人”，可见他光绪三年前已有诗作。他在信中评价某人的文章，云“墓铭自方、姚诸家即多奄奄神散”，显示出他青年时期的性格与识见，也可以看出他对“桐城派”古文笔法的了解。

二

承示，具荷拳注。贱恙已日愈，但久坐长谈，辄觉疲困，尚须迟数日见面也。字弥所述，大可忧虑，中国之人才如此，岂非天邪？彭公书已早到，家君已托筠老坚辞之矣。略复一二，有所闻，尚请时以相告。此颂顺循仁弟先生道安。

三立顿首

按，此函写于清光绪十年（1884）四月间，信中主要谈及两件事：1.罗顺循之弟罗正谊（字弥）钻研洋务，习知越南、缅甸、泰国国情，于光绪九、十年间随彭玉麟出使泰国，向彭玉麟陈述预防法人攻掠边境策略，惜未采纳。函中云“字弥所述，大可忧虑，中国之人才如此，岂非天邪”之事尚不能确指，大抵与中越边界之事有关。2.光绪九年，陈三立父亲陈宝箴因在浙江按察使任上一件案子的牵连，受到降三级的处分，遂回长沙家中赋闲。彭玉麟（雪琴）欲延揽陈宝箴任其幕僚，致函郭嵩焘（筠仙）转达此意。郭嵩焘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五致函陈宝箴，有“雪芹宫保函属代邀阁下赴粤”“雪帅枉函见托”之语。陈宝箴辞谢不就。陈三立此函可与郭嵩焘函相印证。

与范肯堂书

肯堂大弟亲家左右：（图见封二）

前由尊纪带去讯、票各件，想早已领到。昨季直来相晤，语及二成缴款，则尚茫然不知其事，盖当是亲家未径交季直之故也。季直言，必须得有收据，方便注籍，不知此票系转何人经手？望请其速发一收据，速寄存执为荷。叔节以患疟疾，托通伯致函道其本末，约以重九相就。日昨得叔节手书，则病愈尚须将息，更约以月底为期，已复书允之矣。尊状近何似？仲林已赴汴否？均候惠示。匆匆即叩侍奉万福。

制三立顿首 九月十六日

按，范肯堂即范当世（1854—1905），字肯堂，号伯子。江苏通州（今南通市）人。清末诗文名家、桐城派后期作家。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。光绪时入李鸿章幕府，常相与谈论政事，自负甚高，而终身坎坷。著有

《范伯子诗文集》。

此函写于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)九月十六日。信的主要内容与陈三立投股张謇的实业公司有关。信中的“票”，指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的股票。陈三立投股其中，牵线者可能是范肯堂。

此函的最大价值是记录了陈三立当时的经济状态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八月戊戌变法失败，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被革职，十月全家迁回江西南昌。一九〇〇年四月陈三立挈家定居金陵，六月陈宝箴猝逝于南昌西山。这两年是陈家的一次劫难，经济极其拮据。陈三立要维持包括依附他的亲戚、下人在内的一大家子人的日常生活运转，压力之大可以想见。这是他投股经营的原因。信中两个“速”字旁边连画三个圈，表示重要，可见他担心票据遗失的急切心情。

此外，信函也反映出陈三立另一个日常生活场景，即姻亲间的来往联谊、诗酒文会活动。信中涉及的人物关系，陈三立与范肯堂是亲家，范肯堂、马通伯是姚叔节的姐夫，范肯堂、马通伯之间是连襟关系。这样，陈三立与姚叔节、马通伯也有了间接的亲友戚谊。而范肯堂之弟范仲林是陈宝箴任湖北按察使时的西席兼幕僚，是陈三立长子陈衡恪的老师，他介绍陈衡恪与自己的侄女范孝端结婚。这些人既是姻亲，又是享誉东南的文朋诗友。这种盘根错节的人事网络关系，是旧时代士大夫生存状态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。

与曾重伯书

重伯仁大弟同年：

月前取汉赴保定，渡江不及见君子，故宿履初园馆，有“依依隔阿兄”之句。比还，就舟遁至白下。方期于伯母庆辰，可一登堂称祝，今又以切已要务往沪矣。只得专呈联幛，略将微忱。其诗文赞颂，则待补作，以随诸君子之后可也。执事究何日抵鄂，暂不他往否？令弟辈想陆续俱至。俞三能一来否？倚装勿布，敬叩堂上大庆并贺祝喜。

敬贻、履初、季融诸老弟均此。

三立顿首

按，曾重伯即曾广钧(1866—1929)，字重伯，号汲庵。湖南湘乡县荷塘(今双峰县荷叶镇)人。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长子，曾国藩长孙。光绪十五年(1889)二十三岁时中进士，点翰林，为翰林院中最年轻者，有“翰林才子”之誉。

此函写于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五月五日端午节之后几日。主要谈为姻亲曾广钧母亲贺寿事(曾母郭诵芬六十寿庆)。曾广钧妹妹曾广珊嫁俞明颐(俞三)，俞明颐姐姐嫁陈三立，也就是说曾广珊是陈衡恪、陈寅恪兄弟的舅母。这样，陈家与曾国藩家族就辗转有了葭莩之亲。

此函在亲戚的礼节应酬文字中，为陈三立戊戌变法失败定居南京后仍有

较多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佐证材料。一九〇六年初，陈三立好友罗顺循（时任保定府知府）、毛实君（时任直隶布政使）、吴彦复（时为直隶总督杨士骧幕僚）奉朝廷旨意邀请陈三立北上相聚，时袁世凯入主军机处，有意修补与戊戌党人的关系。袁世凯令罗、毛、吴电邀陈三立北游。陈三立向罗、毛、吴表示他此行决不入帝城，得到许诺后，遂于本年四月初从金陵取道武昌过江至汉口乘车赴保定、天津，作《过武昌宿曾二园馆》（与函中“月前取汉赴保定，渡江不及见君子，故宿履初园馆”之语相合）、《汽车发汉口抵驻马店》诗。四月底，陈三立从保定原路返回武汉乘船回到南京，作《保定别实君顺循三日至汉口登江舟望月》诗（与函中“比还，就舟遁至白下”之语相合）。不久又赴上海，一为自己出版诗集，请郑孝胥作序事；一为复旦大学人事更迭，与郑孝胥、张元济商议，维持秩序事，与函中“今又以切己要务往沪矣”、“倚装勿布”之语相合。

与龙榆生函（五通）

龙榆生即龙沐勋（1902—1966），字榆生，号忍寒居士、风雨龙吟室主。江西万载人。龙榆生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结识陈三立，此后长期通信，现只存十函。2013年3月2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张晖《陈三立与龙榆生函》一文，全文引录了十函中的五函。现将另外五函正文录出，并略作笺释。

—

榆生世仁兄侍右：（图见封二）

扰攘累月，加旧疾迭发，致所承惠书，久稽裁答，无任歉疚。贱辰辱贶词笺新隽，脱弃凡境，足征诣力之孟晋矣。敬谢敬谢！彊邨同年铭幽之文，义无可谢，当于年内草就，但未卜精力能否如愿耳。属题图额及陈君图额均附。戒诗已逾两岁，无以应陈君之命，乞为致歉忱。率复，即颂侍安。

三立顿首 十月廿五日

按：此函写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，陈三立时在庐山。内容如下：1.一九三二年九月，陈三立八十大寿，其子女亲戚和文化界为他举办隆重的诞辰纪念活动。龙榆生寄词庆贺，惜此词今不存龙榆生诗词集中。2.一九三一年十二月，龙榆生的词学老师朱祖谋去世，龙榆生请陈三立为朱祖谋写墓志铭。陈三立回复龙榆生他愿意写，争取年内完成，但因年迈，不知能不能如愿。这篇墓志铭迟至次年二月才写好，墓铭手稿现存龙榆生子女处，正文首发于《词学季刊》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一卷第二期。3.为龙榆生书房“受砚庐”及龙榆生另一个朋友书写匾额事。朱祖谋病逝前，把遗稿和自己常用的朱墨两方砚台交付龙榆生，嘱咐龙榆生继续治词学。后来龙榆生请夏敬观、吴湖帆、汤定之、徐悲鸿、方君璧、蒋慧各绘《彊邨授砚图》，陈衍、叶玉麟、潘飞声、谭祖壬、邵章、夏孙桐、曹经沅、李宣龚、李宣倜、王兆镛、石光瑛、胡汉民、吴则虞、向迪琮、梁鸿志、俞平伯等先后为授砚图题诗作词，在文坛传为佳话。陈三立题写的“受砚庐”匾额手迹今犹存，另一位请陈三立书写匾额者“陈君”为何人暂不详。

二

榆生世仁兄道右：

顷奉惠书，备悉近状，无任欣慰。寄怀一什，新隽渺绵，造境益深远矣。示及创办杂志，此有益国教甚大，亟盼成立而臻美盛也。属题字附上，荒劣可笑。鄙人旧疾时发，日形衰惫，如何如何。胡、冒诸君子乞代致拳拳。率复，即颂撰安。

三立顿首 二月十八日

按，此函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，陈三立时在庐山。主要谈为龙榆生创办的《词学季刊》题辞事。一九三三年初龙榆生拟创办《词学季刊》，后该刊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创刊。开设栏目有论述、专著、遗著、辑佚、杂俎、近人词录、词林、文苑、通讯、杂缀、附录等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响最大、内容和形式均属上乘的一流专业刊物。惜陈三立的题辞龙榆生未用，手迹今已不存。

三

榆生仁兄著席：

两奉惠教，诵悉一切。文从暂仍居故巢，以待时会，亦得过且过之策也。大诗幽秀而绵渺，风度佳绝，不必有所窜易矣。喻生至荷远贶海珍，愧领敬谢！属题字数纸附上，过于丑劣，恐贻笑。谓宜别觅能者书之，请勿有所徇也。近日山中游客云集，颇疲酬接，致裁稽答，想承鉴谅。率复，即颂侍安不一一。

三立顿首 闰月廿六日

按，此函写于一九三三年闰五月二十六日，陈三立时在庐山。回复龙榆生请他改诗和请他题字事。请陈三立修改的诗暂不能确指是哪几首诗，题字则是为龙榆生主持的将要刻印的朱祖谋《彊邨遗书》题写书名。陈三立题写了“彊邨遗书”、“彊邨集外词”、“彊邨词剩稿”、“彊邨弃稿”、“词蔚”五个书名，手迹今尚存。一九三三年八月，《彊邨遗书》在南京姜文卿刻书处出版。

四

榆生世仁兄道右：

叠承惠札，诵悉一切。祇以鄙人旧恙时发，加以杂病，日在困顿之中，致稽裁答，无任愧歉。文从移任粤校，足舒志意，为之开慰。尊公既返里门，归省尤便，此又可喜者也。近什二章，逸气健格，翛然尘外，钦挹何已。小像附寄一帧，乞哂存，籍作面对一纪别悃耳。仓卒布复，即颂著安，不一一。

八月三日 三立顿首

按，此函写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，陈三立时在北平。函中“文从移任粤校”等句，指龙榆生一九三五年秋赴广州暨南大学任教。“尊公既返里门”等句，指龙榆生父亲龙赓言回到故里——江西万载县。龙赓言是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进士，曾任安徽望江、宣城、桐城、灵璧等县知县，湖北安陆代知府，随州知府等职。辛亥革命后回乡里，后就养于长子龙榆生家，随子迁居于上海、南

京。一九三五年回故里，一九四〇年去世。“小像附寄一帧”等句，指陈三立八十三岁时所摄头像。陈三立这张晚年头像今只存龙榆生所藏一张，且有陈三立亲笔题字两行“散原老人八十三岁造像；榆生世仁兄惠存 乙亥八月 三立”，书法有北碑风格，虽然是不经意间的应酬笔墨，恰恰可以反映陈三立晚年的书法造诣，因此这帧相片至为珍贵。

五

榆生世仁兄道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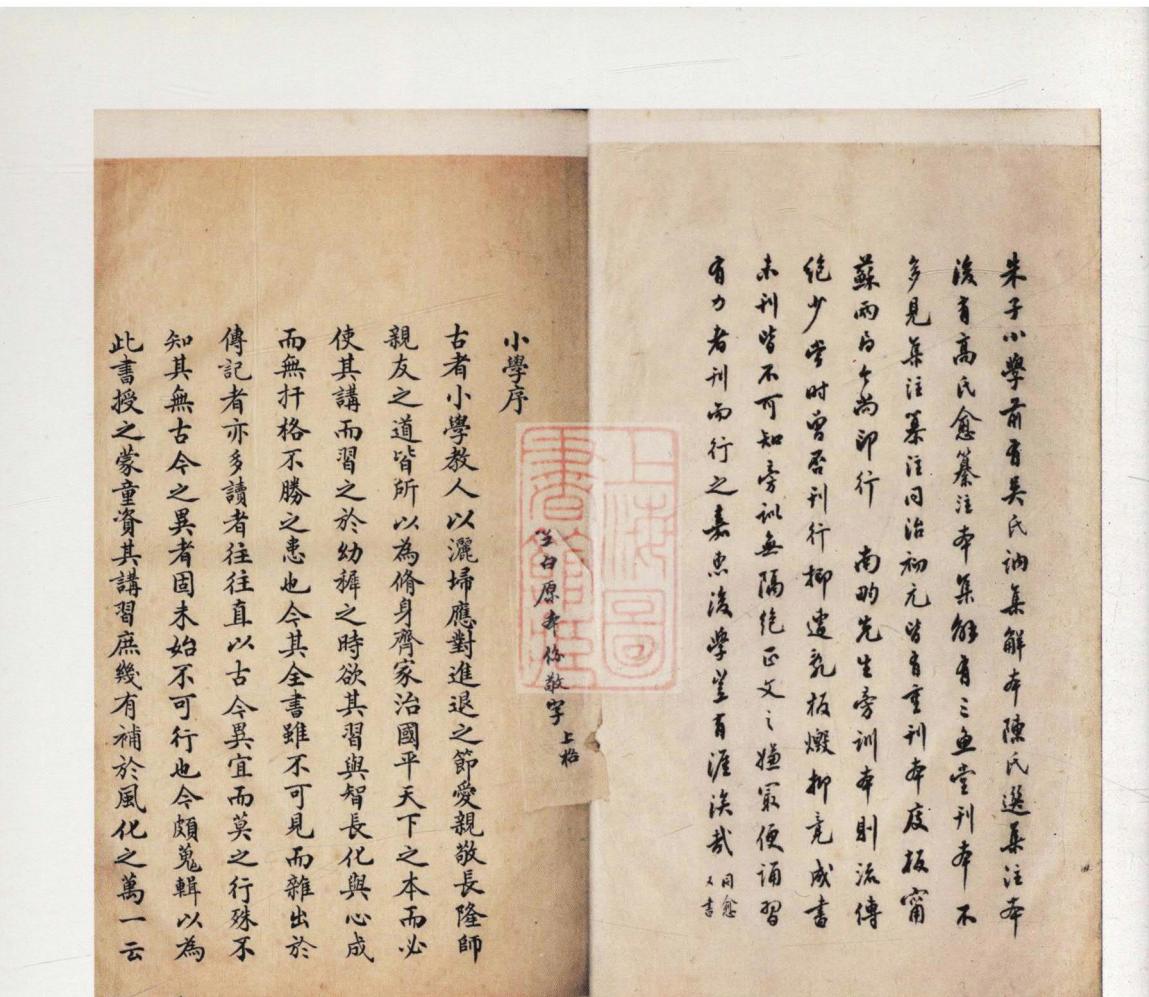
前承惠书，慰悉近状。大什各篇，气格愈苍，神味愈隽，钦挹何极。既无懈可击，当留置讽诵，不复寄还。粤变粗定，桂局或终可就范，久之当能遂迎养之愿矣。不匱翁至为悼惜，新人物有此旧学，未易再得矣。属题丛稿卷端劣极，恐不可用，聊呈上。外所写两件附入。率复，即颂撰安。

三立顿首 七月廿九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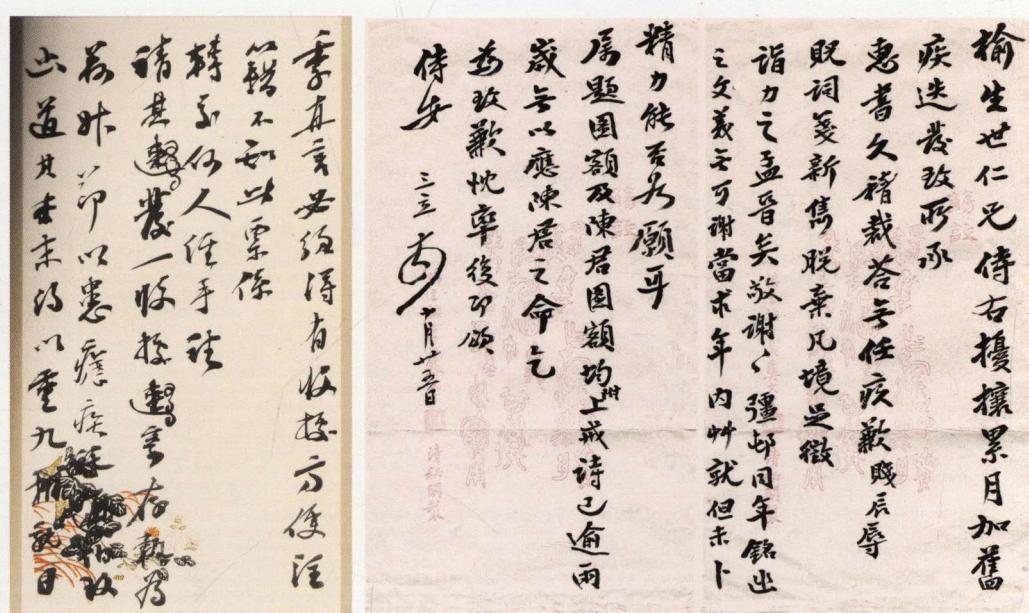
按：此函写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陈三立时在北平。函中“粤变粗定，桂局或终可就范”句，指一九三六年六月爆发的“两广事变”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系（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）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，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。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，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。“不匱翁至为悼惜”等句，指胡汉民去世，陈三立对他给予“新人物有旧学问”的评价。“属题丛稿卷端劣极”等句，指陈三立为龙榆生“风雨龙吟室丛稿”题记，题记手稿犹存：“榆生逸才绮抱，工为诗词，累稿填篋。既客岭表，就所携挟董理刊布，督署卷首。由是美制盛业，传诵万口，焜耀南纪。亦私幸颓龄孤寄，结契幽仄，蔚起而为眼中之人也。丙子伏日，散原老人陈三立附记，时年八十有四。”此题记未收入陈三立的诗文集，为佚文。“外所写两件附入”句，指陈三立还有两幅题字寄给龙榆生，可惜已不能确指。龙榆生子女今存陈三立一九三六年书写的自己诗作《匡庐山居对雨作》字幅手迹一帧，或是两件之中的一件。

附记：本文所录陈三立未刊信札，为吴仰湘、赵鹏、龙英才先生提供，特此致谢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



文见第 64 页



文见第 82 页

文见第 80 页